

中国 生肖

Chinese zodiac signs edition

第五辑

主编 杨吉成

卷九·申猴卷 卷十·酉鸡卷

诗歌大典

申猴卷
酉鸡卷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第五辑

中国 生肖

主编 杨吉成

卷九·申猴卷 卷十·酉鸡卷

诗歌大典

Zhongguo shengxiao shige dadian

申猴卷
酉鸡卷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生肖诗歌大典》第五辑 / 杨吉成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13. 6

ISBN 978-7-5531-0235-1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古典诗歌—鉴赏—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786 号

《中国生肖诗歌大典》 第五辑

主编 杨吉成

策划编辑	施 维
责任编辑	陈 红 张照华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3.25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235-1
定 价	25.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中国生肖诗歌大典》第五辑

目 录

申猴卷目录

金猴腾跃过瑶池

/ 002

古代涉猴诗

小雅·鱼藻之什·角弓

/ 012

九章·涉江（摘录）

战国·楚·屈原 / 013

招隐士（摘录）

西汉·淮南小山 / 014

九思·悼乱（摘录）

东汉·王逸 / 015

果然赋（摘录）

三国·魏·钟毓 / 016

白猿赞

晋·郭璞 / 017

行者歌

南朝·梁·民歌 / 018

石塘濂听猿

南朝·梁·沈约 / 018

赋得夜猿啼

南朝·陈·萧詮 / 019

辽东山夜临秋

唐·李世民 / 020

留题云门

唐·萧翼 / 021

送张四

唐·王昌龄 / 022

卢溪主人

唐·王昌龄 / 022

早发白帝城

唐·李白 / 023

猿

唐·杜甫 / 024

从人觅小獼猴许寄

唐·杜甫 / 025

临湖亭

唐·裴迪 / 025

溪行逢雨与柳中庸

唐·李端 / 026

寄四明山子

唐·施肩吾 / 027

秋夜山中赠别友人

唐·施肩吾 / 027

送客之蜀

唐·杨凌 / 028

巴江夜猿

唐·马戴 / 029

失猿

唐·李商隐 / 029

猿

唐·段成式 / 030

放猿

唐·许浑 / 031

咏猿

唐·周朴 / 032

猿

唐·张乔 / 032

猿

唐·徐夔 / 033

猿

唐·曹松 / 034

和修睦上人听猿

唐·李咸用 / 035

目

录

001

- 长安里中闻猿 唐·吴融 / 036
 忆猿 唐·吴融 / 037
 雪夜听猿吟 唐·顾伟 / 037
 黄藤山下闻猿 五代·韦庄 / 038
 放猿 五代·王仁裕 / 039
 遇放猿再作 五代·王仁裕 / 040
 放猿 五代·吉师老 / 041
 次韵三司蔡襄獐猿 宋·赵抃 / 041
 酬李公择谢予赠范李猿獐
 宋·郭祥正 / 042
 咏杨高品马厩猢猻
 宋·梅尧臣 / 043
 题吴处士猿獐图 宋·黄庭坚 / 044
 观易元吉獐猿图歌 宋·秦观 / 045
 谢人寄小胡孙 宋·韩驹 / 047
 怀傅茂元 宋·刘子翬 / 048
 题易元吉獐猿两图（二首）
 宋·范成大 / 048
 听猿 宋·白玉蟾 / 049
 三峡吟 宋·徐照 / 050
 猿皮 宋·徐照 / 051
 题獐猿图 金·党怀英 / 051
 惠崇獐猿图 金·元好问 / 052
 猿鹿图 元·牟献 / 053
 胡孙图 元·牟献 / 054
 画猿 元·刘因 / 054
 孝猿图 元·程钜夫 / 055
 猿 元·宋无 / 055
 獐猿图 元·袁桷 / 056
 林高士隐居 元·黄庚 / 057
 画猿 元·虞集 / 058
 题猿图 元·马祖常 / 058
 题猿 元·李祁 / 059

- 题山月猿图 明·释恕中 / 060
 题周进士古木清猿图
 明·黄玄 / 060
 月岭猿啼 明·叶颙 / 062
 题画 明·李东阳 / 062
 题水底猿捉月图 明·樊甫 / 063
 竹枝词 明·杨慎 / 064
 江猿 明·薛蕙 / 065
 神猴赞 明·吴承恩 / 065
 竹枝词 明·王叔承 / 066
 忆事 明·沈泰鸿 / 067

古代涉猴词曲

- 望江南 五代·陈朴 / 068
 太常引·仲履席上戏作
 宋·李伯虎 / 069
 兰陵王·题笔架山
 宋·白玉蟾 / 070
 水龙吟·采药径 宋·白玉蟾 / 072
 菩萨蛮·送刘贵伯
 宋·白玉蟾 / 073
 水调歌头·自述 宋·白玉蟾 / 074
 鲁大夫秋胡戏妻 元·石君宝 / 076
 西游记（摘录） 元·杨景贤 / 077
 龙济山野猿听经 元·无名氏 / 078

古代涉猴赋

- 王孙赋 东汉·王延寿 / 084
 猕猴赋 晋·阮籍 / 087
 常山王九命文
 南朝·宋·袁淑 / 091
 玄猿赋（并序） 唐·吴筠 / 092
 白猿赋（并序） 唐·李德裕 / 096

酉鸡卷目录

鸡鸣天下话生肖 / 104

古代涉鸡诗

- 国风·郑风·女曰鸡鸣 / 115
 国风·郑风·风雨 / 116
 国风·齐风·鸡鸣 / 117
 九章·怀沙（摘录）
 战国·楚·屈原 / 118
 卜居（摘录）
 战国·楚·屈原 / 119
 九辩（摘录）
 战国·楚·宋玉 / 120
 歌
 西汉·枚乘 / 121
 “归妹”之“无妄”
 汉·焦贛 / 122
 “巽”之“遁”
 汉·焦贛 / 122
 鸡鸣歌
 汉·无名氏 / 123
 斗鸡诗
 三国·魏·应玚 / 123
 斗鸡
 三国·魏·刘桢 / 124
 斗鸡篇
 三国·魏·曹植 / 125
 长鸣鸡赞
 晋·湛方生 / 126
 鸡鸣篇
 南朝·梁·刘孝威 / 126
 正旦春鸡赞
 南朝·梁·刘孝威 / 127
 咏老败斗鸡诗
 南朝·梁·周弘正 / 128
 斗鸡
 南朝·梁·萧纲 / 129
 斗鸡
 南朝·陈·徐陵 / 130
 看斗鸡
 北朝·周·王褒 / 130

- 斗鸡
 北朝·周·庾信 / 131
 斗鸡东郊道
 南朝·陈·褚玠 / 132
 鸡鸣篇
 隋·岑德润 / 132
 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
 唐·杜淹 / 133
 缚鸡行
 唐·杜甫 / 134
 咏鸡
 唐·杜甫 / 134
 闻鸡赠主人
 唐·李益 / 135
 斗鸡联句
 唐·韩愈 孟郊 / 136
 致酒行
 唐·李贺 / 137
 南朝
 唐·李商隐 / 139
 饮席戏赠同舍
 唐·李商隐 / 140
 寄令狐学士
 唐·李商隐 / 141
 赋得鸡
 唐·李商隐 / 142
 咏山鸡
 唐·温庭筠 / 143
 商山早行
 唐·温庭筠 / 144
 鸡鸣曲
 唐·陈陶 / 145
 仙人词
 唐·陈陶 / 146
 鸡鸣
 唐·汪遵 / 146
 鸡
 唐·徐夔 / 147
 鸡
 唐·崔道融 / 147
 晨鸡
 唐·刘兼 / 148
 早行遇雪
 唐·石召 / 149
 近诗
 唐·奚锐金 / 150
 僧爽白鸡
 宋·苏轼 / 151
 太湖沿檄西源道即事
 宋·程俱 / 151
 早行
 宋·刘子翥 / 152
 饮酒西岩
 金·蔡松年 / 152



- 仙鸡诗 金·元德明 / 153
 晓枕 南宋·范成大 / 154
 九曲棹歌 南宋·朱熹 / 155
 和筹堂途中即事 金·李俊民 / 155
 和黄景杜雪中即事 元·赵孟頫 / 156
 小游仙 元·杨维桢 / 157
 斗鸡行 元·杨维桢 / 158
 登师山诸生有书 元·郑玉 / 158
 金鸡山 元·贡师泰 / 159
 题钱舜举画鸡 元·丁复 / 159
 杂兴 元·周权 / 160
 鸡鸣歌 明·释道衍 / 160
 鸡鸣歌 明·高启 / 161
 马氏东轩 明·高启 / 162
 鸡雏 明·瞿佑 / 162
 斗鸡 明·瞿佑 / 163
 钱舜举画花石子母鸡图 明·王淮 / 164
 题画 明·沈周 / 165
 为张固写鸡 明·沈周 / 165
 画鸡 明·吴宽 / 166
 郊行 明·庄昶 / 166
 题金鸡报晓图（三首） 明·唐寅 / 167
 途中 明·陆深 / 168
 赠致政司谏刘后峰 明·李开先 / 168
 鸡 明·俞允文 / 169
 斗鸡图 明·周天球 / 169
 宿太华山寺 明·张佳胤 / 170
 题山鸡 明·王世贞 / 170
 田家即事 明·唐时升 / 172

- 柳上嘲吴凝父 明·范汭 / 172
 鸡鸣 清·钱澄之 / 173
 刘越石闻鸡处 清·宋琬 / 173
 鸡鸣曲 清·蔡衍铄 / 174
 缚鸡行 清·曹复元 / 175
 鸡鸣歌 清·潘德舆 / 175
 午鸡 清·姚濬昌 / 176

古代涉鸡词曲

- 凤归云 宋·柳永 / 177
 渔家傲 宋·王安石 / 178
 踏莎行·阳羡歌 宋·贺铸 / 179
 清平乐 南宋·辛弃疾 / 180

古代涉鸡赋

- 斗鸡赋 晋·傅玄 / 182
 山鸡赋 晋·傅玄 / 183
 长鸣鸡赋 晋·陆善 / 184
 长鸣鸡赋 晋·习崧 / 184
 山鸡赋 南朝·宋·刘义庆 / 185
 鸡九锡文 南朝·宋·袁淑 / 186
 木鸡赋 唐·浩虚舟 / 187
 鸡鸣赋 宋·张耒 / 191
 鸡鸣赋 元·胡炳文 / 193
 鸡子赋 元·涂几 / 196

古代涉鸡文

- 书博鸡者事 明·高启 / 202
 书鸡鹤事 明·王世贞 / 203

编后记

/ 205

中国生肖诗歌大典

第五辑(卷九)

申猴卷

陈述爵 主编





金猴腾跃过瑶池

生肖中的猴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日书》，于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根据书中所载，我们可清楚地知道，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把“猴”与纪年时用的十二地支符号联系在一起了。其系列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空位无对应物）、巳虫、午鹿、未马、申环（环与猿古音相近，即是“猿”）、酉水、戌老羊、亥豚。到了东汉，在王充的著作《论衡·物势》篇里又出现了这类系列，只是“午鹿”改成了“午马”，这是否由于秦赵高“指鹿为马”造成的既成事实，尚有待考证。《韩非子》说“卫嗣君云：‘夫马似鹿者千金。’”或由此而以马代鹿。这个系列让辰与龙、巳与蛇、未与羊、酉与鸡、戌与犬相连定位。在十二生肖中“猴”排第九，“老九”就不能走了；配地支为申，所以王充说：“申，猴也。”有人想象，“申”在甲骨文中也许是刻画为两个母猴相对而立的形状。

十二生肖首见于文学作品的，是南朝刘宋的沈炯之作《十二神诗》。它们见于雕塑的形象，则应是汉代之后的十二生肖陶俑和石兽。前者为十二个人身形却各长着一个生肖的头，如猴头人、鸡头人等；后者为十二个怪兽的身形却各长着一个生肖的头，如猴头兽、鸡头兽等等。这“十二神”各轮值一年，周而复始。到了南北朝时期，把十二生肖用作人们的属相，已经流行起来，这在《南齐书》和《周书》中已有记载。于是任何年份出生的人都会附上一个“生肖印记”。

总之，由于猴子被列入生肖文化，它同人们的关系就近了一层。如果每年出生的人口一样多，那么，每十二个中国人里，就会有一位属猴的人在社会上活动。

古往今来，我国属猴的人，栖身于成就突出的文艺家之林，可谓不胜枚举：曹操之子“七步成诗”的曹植，属猴；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及著名诗人戴叔伦，属猴；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文天祥，大词人辛弃疾，著名词人周邦彦、张炎等，都属猴；明代著名作家杨维桢等也属猴。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茅盾，著名诗人徐志摩，著名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著名戏剧家陈白尘，著名文艺批评家周扬等也都属猴。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预测学，将十二生肖与人的性格、命运联系起来，比如说申（猴）年生的人，才智高且具优秀的头脑；活泼好动，好竞争；心计较深，但有侠义心肠；反应快，能见机行事；善解人意，社交手腕高明；能很快与别人打成一片，但不喜欢被人控制；喜爱追求新鲜事物；聪明、机智、创新有才华；能言善辩，有较强的自我表现欲，非常适合演艺和推销工作；如此等等。这显然是以猴子作为原型演绎出来的结论。那些相学家竟把空中楼阁的属相猴，与有血有肉的人附会成一体了。不过，在文化多元的今天，这也侧面地充实了猴文化的民俗内容。

猴的方方面面

猴是灵长类哺乳动物，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类的祖先。通身透着机灵活泼，滑稽有趣，所以人们都挺喜欢猴。古人还曾经将猿猴分为许多种类，也列出许多不同的名称，如狙、獠、沫猴（猕猴）、猢猻、狢、猩猩、猿狢、山魈、狒狒、马留、马化、如拳等等。

善于形象思维的中国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把猴的形象录进了象形字，甲骨文里有个“𠙴”字，活像一只跳跃的猴子。后起的“猴”，是个形声字，“犛”的左旁表示它属于兽类，注音的右文就是“侯”，也同“候”。“候”的原义为“伺望、观察”，是猴性机灵聪明的一种表现。汉代《白虎通》说：“猴，候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候者也。”也就是说，猿猴生性聪明警觉，善于识别猎手的诱饵，发现食物并不轻易去取，观望探察甚久，感到确实没有埋伏方才采取行动。

“侯”，是对猴的美称，引申为一种美。《诗经·羔裘》上有“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的句子，注家解释说，“侯”就是美的意思。古代贵族爵位的第二等，是所谓“公、侯、伯、子、男”中的“侯爵”。这个字又泛指封有爵位的地方君主，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诸侯。秦汉时代，封侯拜相成为大丈夫的追求，于是使“猴”增添了升官进爵的象征意义。

以“侯”为姓，相传出自黄帝时的史官仓颉，本为侯冈氏，后简称侯姓。史载，春秋时晋国有侯氏。战国时魏国有著名的隐士侯嬴，曾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汉代有大司徒侯霸，唐代有宰相侯君集，明末有才子侯方域，现代有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

猴的雅号很多。《楚辞》里出现“猕猴”之称，三国魏阮籍撰有《猕猴赋》，亦曾沿用此名。《山海经》和《吕氏春秋》上多称其为“猿”；《抱朴子》中称之为“猿”；到了晋代文学家傅玄作《猿猴赋》时，因有“戏猴而纵猿”之句，猴和猿似乎成了两种动物，其实在古人心目中，猿和猴都可称为“猿”。与“猿”字为声的“袁”，极像猿猴形状，连尾巴都画出来了，故《吴越春秋》传说中的白猿，常自称“袁公”。

“袁”姓相传出自大舜的后代，春秋时陈国有上卿为袁氏，东汉时有流传甚广的“袁安卧雪”的故事，东汉末有曾同曹操争霸的袁绍和袁术，唐代有宰相袁智弘，明代有号称“公安派”的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清代有著名诗人《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

古籍中又有狙（一种猕猴）、狒、狻（金丝猴）、猢猻、猻（猿类）、獬胡（猕猴的一种）、猩猩、狴（声如小儿的猩猩）等，都可作猴的外号。

中外猴文化

中国的“猴文化”，被“图腾文化”包容着。在汉族居住的广大中原地区，对这种图腾文化的原生理念虽已逐渐淡化，但仍不难找到崇猴、敬猴的痕迹。

最典型的民俗文化遗产，如在河南省的淮阳，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的“初祖伏羲”朝拜会上，会有一种叫“人祖猴”的泥塑玩具大量出售。造型犹如一尊神，头戴冠冕，威严庄重；猴体下部皆绘有生殖符号，被当地人尊崇为人类始祖偶像。

河南浚县大山上，除有巨型泥塑彩绘生肖猴神外，所有寺院的石雕栏柱上均有不同造型的石猴，一年一度的正月庙会上，还会出售大量泥猴玩具，大家尊称它为“灵猴”。

南阳盆地方城的小顶山，每年农历三月三亦有庙会，会上出售一种石雕“小石猴”，当地人俗称“好时候”（谐音），香客们踊跃购买，作为一种吉祥物。南阳伏牛山一带山林茂密，经常有猕猴出没，当地人习惯供奉猴神，希望他管好那些猴子猴孙，不要骚扰民众。南阳镇平的玉雕饰品中，多有猴子造型，取“多子丰产”的吉兆；民间玩具中，更多有木制的“猴子耍刀”“猴子爬杆”等制品，十分有趣。

在民间艺术方面，猴子的绘画和剪纸也较普遍，尤其是遇到猴年，人们多半想到用“侯”的谐音讨个吉利。例如，画一匹马，背上驮一只猴子，再加上一只或数只蜜蜂，利用它们的谐音，象征“马上封侯”之意；画一只猴子爬到树上，旁边再加一只蜜蜂，树的下面是一头跪着的象，则其取意就是“封侯拜相”；画一棵树，猴子正在捅那树上的马蜂窝，树下又站着一头鹿，那么取意就变成了“封侯得禄”；画一棵树，树枝上挂一枚印，猴子爬到树上摘印，还有蜜蜂在飞，显然取意便成了“封侯挂印”。反正万变不离其宗，围绕着“侯”在做文章。如果画两只猴子手捧桃子作献礼之状，不用说，那就是“猕猴献寿”了；比较耐人寻味的是，画一只小猴骑在大猴背上，最好再加一点蜜蜂，其取意为“辈辈封侯”，嘿！这样一来便创造长效机制了。

遇到猴年，民间经常制作一些伴有福、禄、寿、禧、吉祥、如意字样的猴子图案，以图吉利。如果有人在猴年结婚，那么在双喜字上加贴猴子剪纸，就更增加了一些逗乐的趣味。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至今还尊猴子为“祖神”，似乎他们早就明白了“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史。比如藏族，古称吐蕃，在《西藏图经》里就记载着藏族先民以猴为祖图腾；《唐书》《资治通鉴》记述了古代吐蕃人，有着“纹猴面”的习俗；藏族古籍《西藏天统记》中，直言不讳地载有先祖为猕猴所变的神话；至今藏族盛大庆典“跳神”仪式中，仍然保留着头戴猴王面具的舞蹈者。

西南地区往往有一些崇猴氏族，如彝族即称拜猴为“阿奴普”；傈僳族也有拜猴风俗，称为“弥扒”；生活在云南澜沧江、怒江上游的怒族也崇猴，称

为“斗华苏”。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的克木人都崇拜猴子，严禁捕捉，更不能食用。广西南丹县的瑶族，直称其原始祖妣为“母猴”；土家族、羌族的古老传说中，也都有崇猴的影子在幢幢往来。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有十二动物纪年法，西方人还有没有？如果有，其中有没有猴子的踪迹？这个问题，不少研究者已经作了回答。远古的巴比伦，就有以猫、狗、蛇、蜥蜴、驴、狮、公羊、公牛、隼、猴、红鹤、鳄“十二兽纪日法”，猴占一席之地。元代人发现，真腊（今柬埔寨）亦有十二兽纪年法，其中也有调皮的猢猻。

现代欧洲人的生肖，并不是十二兽，而是沿着黄道的十二星座：白羊、金牛、双子（孪生子）、巨蟹、雄狮、处女、天秤、蝎子、人马（护卫）、摩羯（白山羊）、宝瓶（神话里的山中人精）、双鱼。很遗憾，里面没有猴子的座位。

世界上能够与中国生肖文化相媲美的，恐怕只有印度。印度人所讲的十二生肖动物，是十二位印度神将所驾驭的禽兽。它们依次是：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宫毗罗神将驾狮，伐折罗神将驾兔，迷企罗神将驾龙，安底罗神将驾蛇，安弥罗神将驾马，珊底罗神将驾羊，因达罗神将驾猴，波夷罗神将驾金翅鸟，摩虎罗神将驾狗，真达罗神将驾猪。这与华夏十二生肖非常近似，其中有猴。有人认为，这说明印度人能够比较平等地看待动物，包括猿猴在内，而且还表明印度人想象力很强，善于编故事，因为每位神将和他的坐骑来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故事情节涵盖其中。同时，在印度的寓言、史诗、戏剧、绘画和雕塑中，也有着丰富多彩的猴子形象频繁出现，它们通过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我国。

生物学中的猴

猴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据生物学家的长期观察，猴子组成的社会，有它自己的秩序，常常推年高德劭者为猴王，作为统治群猴的霸主。但猴王年纪太大或脾气不好，有时也会受到罢免。报载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群猴，不仅把一只老猴王罢免，而且将它咬成重伤，后来又有一新猴王坦然继位。

猴子是颇为自私的动物。每只猴都有颊囊（脖子下面的口袋），吃不完的东西就藏在里面，但决不分给其他伙伴。有时为了抢夺食物，彼此互相追打，

吱吱乱叫，根本不知道谦让。

猴子是调皮好动的动物，自古被视为聪明伶俐的样板。在动物园看猴子，很少见到它安静不动的样子，有时它还喜欢模仿人的动作。猴捉虱子是人之所常见，其实它们身上并没有那么多虱子。据生物学家观察，原来猴子皮肤上附有一种分泌物的结晶体，略带咸味，猴子把它找出来放入口中，就像人们嗑瓜子一样，嚼得津津有味，也算是一种闲趣。不过，这种捉虱子的动作，往往能给小猴子提供溜须拍马的机会。给猴王捉虱子，显然带有巴结上级的意味。不过，母猴也常给小猴捉虱，那就体现出高尚的母爱了。

从生物学角度说，猿猴与人类被划分在同一类目——灵长目中，属于“近亲”，通俗一点说，人就是猴子变的，达尔文大师也这样认为。

但是，猿猴毕竟是猿猴，人类的高速发展、进化，早已远远超过了它们，还遏制了它们的发展，使它们丧失了再度进化为人类的机会。现在，基于人类的原因，猴儿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盘已逐渐缩小，食物短缺。不仅如此，还不时遭到“近亲”人类的捕杀，其处境每况愈下：要么沦落为被饲养的对象，供人类取乐；要么沦落为被保护对象，在有限的空间生存。我国自古有养猴专业户（如狙公），有街头卖艺的要猴人，也有以吃猴脑为荣的美食家，还有些猴子成了现代科学的实验品。不过到了今天，愈来愈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保护猿猴的重要意义，并积极付诸行动。

文艺系列中的猴

艺术作品里边的猴，更加惹人注目。与猴有关的画，有唐代画家梁令瓚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其中岁星猿神端坐在奔兽之上；宋代画家易元吉的《聚猿图卷》，描绘众猴在林间戏耍，神情各异，曲尽其妙；南宋无名氏的《猿鹭图》更是传世之作，画面为宫扇形式，绢本设色。图中古松缠藤，一只长臂猿正在抓一只白鹭，而旁边另有一只白鹭神情紧张，绘形传神，给人艺术美的享受。

民间艺术中的年画，也不乏猴的形象。如《猴子抢草帽》，画着一位老汉，挑了一担草帽过山，一群猴子开他的玩笑，抢走那些草帽，表现出猴的调皮性格。《扛箱官》画表现的是，几个猴子簇拥着一个戴官帽的老猴，寓意加官进爵。与前面所说的《马上封侯》《辈辈封侯》含有同样的意义。民间剪纸

中，则有《猴子捞月》《众猴献寿》等，充满了生活情趣。过去还有专门铸造的生肖猴钱币，供小儿佩戴，用来厌胜辟邪。

至于与猴有关的体育项目，最突出的就是“猴拳”。三国时的名医华佗首创的“五禽戏”即“一虎、二鹿、三熊、四猿、五鸟”中，第四个“戏”（运动）就是“猴”。人学猴的动作锻炼，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一套完整的“猴拳”。

在戏剧领域里，由猴扮演的“猴戏”，出现时代较早，早在晋代傅玄《猿猴赋》即有“戏猴而纵猿”之语；南朝梁时亦有“弥猴幢伎”之说。真正的表演恐怕是在唐代，艺人指挥已驯服的猴子做穿衣、脱衣、翻筋斗、骑羊奔走等动作，配合猴子一起表演的，还有羊、狗、熊等动物。《避暑录话》说：“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幕府燕闲录》说：“唐昭宗播迁，随驾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诗：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唐昭宗喜欢猴子，玩物丧志，封那个猴演员为“孙供奉”，结果丢了政权。后来朱温篡了位，把孙供奉引至座侧，那只猴子忽然号叫跳掷，自裂其衣，当即被朱温杀死，这只猢猻倒有灵性，没有辜负故主的一番蓄养。相传最早的猴戏公开表演，始于成都，其剧目“从侯侍中来”，表演的头一个节目就是“沐猴而冠”，让猴子演员自己戴上乌纱帽。有竹枝词描写其状：“注目儿童合四周，铜钲鼓击闹稠稠。骑羊作马缘场走，冠戴朝衫笑沐猴。”

应该指出，当今“猴戏”一词，还专指戏剧中由人所扮演的猴子节目，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演员模仿猴子的各种动作，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非常精彩。

传统文辞里的猴

涉及猴的赋文、笔记、小说也为数不少。赋文中，值得一提的是西晋著名诗人傅玄的《猿猴赋》，通篇描述受人摆布的猿猴。《猿猴赋》以生动的笔触，描写猴子表演节目时的情景，绘形绘色，几乎足以在纸上跳跃：“扬眉蹙额，若愁若嗔。或长眠而抱勒，或嚙咋而齟断；或颀仰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在傅玄的笔下，猴子是技艺高超的演员，逗人喜爱，但又相当可怜。张华的笔记体《博物志》、南朝宋小说名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明代著名小说家吴

承恩的巨著《西游记》里面都有猴子的形象。在《博物志》中，猴子成了“盗贼”和好色之徒；而《世说新语》中，刘义庆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断肠猿的故事：当年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兵进入蜀地，到了长江三峡，部队中有人在江岸上捉到一只小猿，那只母猿则沿着江岸追逐，一路狂奔，一路哀号，“行百余里不去”，最终跳入船上，气绝而亡。人们剖开母猿的腹部，只见它的肠子，已因过度悲痛而断成了一寸一寸。桓温当即下令，将那个逮到小猿的部下黜免了。在刘义庆的笔下，母猿成为爱子胜过自己生命的慈母，其悲惨遭遇真正令人唏嘘。

众所周知，《西游记》里塑造了“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形象，它由顽石化成神猴，拜师后神通广大，它居然敢于大闹天宫；后来与猪八戒、沙和尚一道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斩妖除魔，历经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在吴承恩的笔下，神猴成了正义的化身，美好的别名。如今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介绍，印度的猿猴故事东来，融入了中国的猴文化，也影响了中国人对猿猴的看法。在印度人心目中，人与猿猴的界限十分模糊，故事里的猿猴，往往不乏高尚者和智慧者。

《六度集经》卷六记载：从前有一群猴子因天旱饥饿，猴王带着它们到国王的园子去吃果子，被国王的侍从包围。猴王把自己的肢体和树藤连在一起，让数百只猴子从身上通过，救了猴群，自己却耗尽体力，被国王捉住，死于非命。在该书卷五还载有一个猕猴救人的故事：一个人坠入深谷，猕猴将他背上平地。那人却想打死猕猴喝它的血。他用石头砸猕猴的头，血流遍地。猕猴却毫无憎恨之意，反而将他送上回家的路。显然，这里宣扬的是“以德报怨”的教义。

大约是受了这则故事的启发，明代宋濂《燕书》里创作了一则“衣冠禽兽”的寓言：有个叫西王须的人在山中迷路，被一只猩猩救助。后来他的友人来救他，他却想杀猩猩取血。友人谴责西王须：“猩猩倒像是人，你却很像是个兽。”

元杂剧《龙济山野猴听经》，演绎了一个深山老猿，到寺庙听禅师讲经而修成正果的故事，宣扬佛的教化可使顽石点头，野猿成道。这些令人难忘的文辞，充分说明了中外文化的和融。

综上所述，“猴文化”包容着史前“图腾文化”的母题，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儒、佛、道相混合的一种民间信仰。它逐渐世俗化，饱含人情味。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塑造的美猴王孙悟空的艺术形象，上可通天，下可入海，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成为劳苦大众心中驱除邪恶的“保护神”。当人们的理想同封建统治发生矛盾时，孙猴子大闹天宫地府的造反精神，就成为庶民百姓宣泄不满情绪的平衡剂。毛泽东七律诗《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对“金猴”的赞赏和评价，无疑是深有启迪。

古代诗歌里的猴

与猴有关的诗文，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涉及。《小雅·角弓》吟唱道：“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猷猷，小人与属。”这四句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别教猴子去爬树，好像用泥来涂附；国君如果有美德，百姓自然会依附。尽管这不是专门咏猴的诗，但它毕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猴的诗句，而且由此派生出成语“教猱升木”，意思说猿猴爬树属其本能，毋须教它就会，这句话实际上比喻引导人去做坏事。

曹操《薤露行》里，有“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的诗句，前一句直接引用“沐猴而冠”的成语；魏文帝曹丕《善哉行·上山采薇》则有“野雉群雌，猴猿相追”之句，后一句描写猿猴互相追逐戏耍的情景，虽说仅几个字，却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二，用“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写出猿猴临岸啼吟，以水声加以衬托，隐含一个“哀”字，令人如闻其声。西晋诗人刘琨《扶风歌》的诗句“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后一句写猿猴戏于身旁，让人如见其态，也突出了猿猴与“我”的亲近融洽，并以此反衬上文的悲情：“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唐诗中咏猴的诗句和篇章为数众多。根据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来统计，诗题中出现“猿”“猴”“猱”三字的诗，共有57首。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均有咏猴的诗篇或诗句。其中杜甫的《猿》、杜牧的《猿》《伤猿》，周朴的《咏猿》等篇，都是名副其实通篇咏猿的诗作。就以周朴的《咏猿》为例，此诗是一首七言绝句，诗中交代了猿的出生地和迁徙之处，写半夜时分的猿，因为忆起它的“秋云伴”，只有“遥隔